

纪事

双龙村

谢若武◎著

SHUANGLONGCUNJISHI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双龙村 纪事

◎谢若武 / 著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龙村纪事/谢若武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 - 7 - 80742 - 461 - 1

I. 双… II. 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0750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 编 330006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书 名 双龙村纪事

作 者 谢若武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南昌市民营科技园民营大道 69 号

开 本 670mm × 980mm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52 万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ISBN 978 - 7 - 80742 - 461 - 1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第一章 清官溪和文公庙/001
- 第二章 当官要为民做主/008
- 第三章 双龙寺/019
- 第四章 “这个人是嫌疑犯”/030
- 第五章 冷侵侵的溪水透脚心/038
- 第六章 煮狗论英雄/045
- 第七章 选清官/058
- 第八章 三十年风水/070
- 第九章 “安民告示”/083
- 第十章 吃众家/096
- 第十一章 清溪一片月/108
- 第十二章 告状/121
- 第十三章 狮子身边的兔子/134
- 第十四章 舟楫一苇/145
- 第十五章 菩萨梦/158
- 第十六章 孙老健的好运气/166
- 第十七章 不速之客/177
- 第十八章 “战略战术”/189
- 第十九章 各打五十大板/199
- 第二十章 盗与偷/211
- 第二十一章 生死血书/224
- 第二十二章 心雪/237



- 第二十三章 又上双龙寺/249
- 第二十四章 “红头文件”/260
- 第二十五章 公章的风波/274
- 第二十六章 当家做主/285
- 第二十七章 孙老义出远门/298
- 第二十八章 不作指示/311
- 第二十九章 明日阶下囚/325
- 第三十章 刀子失灵/339
- 第三十一章 一无所有/351
- 第三十二章 爱情如流水/363
- 第三十三章 君子能不复仇乎？/376
- 第三十四章 清官桥/387
- 第三十五章 后天袋/398
- 第三十六章 “第三世界”/410
- 第三十七章 锁龙镇/422
- 第三十八章 预言/434
- 第三十九章 月亮在天上/446
- 第四十章 鲤鱼须/459
- 第四十一章 凤鸟入上林/472
- 第四十二章 人比黄花瘦/483
- 第四十三章 “泰山石敢当”/495
- 第四十四章 财富应该归国家/507
- 第四十五章 远方的星辰/518
- 第四十六章 缘尽双龙寺/526
- 后记/531



第一章

清官溪和文公庙

平阳县清官溪一带,有一个被称为双龙村的村庄。村里德高望重的孙德寿老人立下誓愿,要重修文公庙,重新雕塑文公菩萨神像。

这件事叙说起来,似乎有着古老的渊源。

历史回溯到距今八九百年以前,那是宋朝末年了。根据双龙村孙氏族谱上记载,当年元兵入侵,赵氏半壁江山支离破碎,幸有一位天上的星宿降临凡世,率兵抗元,砥柱中流。此人庐陵人氏,名唤文天祥。无奈他的军队接连吃了几次败仗——这当然不能怪文丞相,只怪赵氏江山气数已尽——终于辗转退到了清官溪一带,驻扎下来,招募兵勇,整顿旗鼓,操练人马,以图再举,情景着实有些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江南的溪水冬天也是很寒冷的。这一天月明星稀,文天祥大清早就起来了,步出营房,吟诗壮怀,磨剑励志。至今留下史证的,就是在双龙村头、清官溪边捣衣洗菜的青石码头旁,那棵匝地数亩的大樟树底下,有一块高约六尺、长约丈余的磨剑石,上面铭刻着文天祥的半句诗词:堂堂剑气!

这是出自文天祥的一首《念奴娇》,全句是: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满腔悲愤,奔涌而出。

古往今来,成者王侯败者寇已成定理。为王死节,又当别论。至于在老百姓那里究竟是否按照成败论英雄,不得而知,大体上是官家怎么说,他们就怎么信的吧。因此清官溪水流来流去全都是文天祥的大恩大德。老人们都说,清官溪曾经是一条四时不清的浊水。文天祥的数万官军喝过溪里的水,一个个都得了毒症,不几天竟躺倒大半;再访问四近乡

人,也都深受毒溪之苦。文天祥为此十分忧虑焦急,然而又无计可施。有一天,他在溪边磨洗完七星宝剑,登上磨剑石,望着溪水出神。突然,在旋涡之中他仿佛看到一股黑气纠结不去,不由得怒从心起,将宝剑掷落溪中,溅起数丈高的水柱。顿时,天地变色,一条毒龙被斩断了尾巴,滴着黑血腾空而去。从此毒溪变成清溪,苦涩的水也变得甘甜。老百姓喝下清溪的水,还能祛病消灾呢!于是洪恩浩荡,老百姓欢欣鼓舞,拍着手齐声赞唱:“清官溪,水清清;毒龙去,青龙归。”以后清官溪就这样叫开了。看书的人会说,这些全都是千篇一律的无聊传说。此话有理。不过这也不能怪作者,作者无意编造,要怪就去怪清官溪吧。对于历史上的文天祥究竟是不是大清官?恐怕文化如斯的双龙村人是没有考证过的。按说应该取名“清水溪”或者“试剑溪”才合乎情理。为什么“清官溪”就这样一代一代沿袭下来?反正双龙村人也说不清楚。

于是双龙村供奉了一座文公庙。文公庙者,文天祥公之神庙也。庙里雕塑着一尊菩萨,自然被称做了文公菩萨。在双龙村后面有一面土坡,沿坡生长着茂密的栗树林,阴沉沉的,透出森然之气;坡的至高处却是一块红石盘踞,犹如满清政府官员的大红顶戴。文公庙就立在红石岩上,俯瞰全村,护佑村民,一副百姓父母衙门的样子。从外貌上看,这座菩萨的官邸,青灰的颜色,门前廊檐下有两根红柱子,四个又秃又钝的墙垛,高不过丈余,占地不过十数步,并不起眼,但是里面那座文公菩萨却很灵验。

众所周知,一九六六年是一个灾难的年份——这当然是事后诸葛亮的话,只有菩萨有先知先觉。忽一日,孙德寿老人得了一梦,梦见文公菩萨现了金身,诉说天遭大劫,菩萨有难,要全村人保护。于是全村三十岁以上的男子紧急行动,用砖头把文公庙的大门垒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但这丝毫无助于菩萨躲过劫难,正所谓在劫难逃。果然时隔不久,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支挂红色袖章的娃娃军,号称造反军,途经双龙村,拆墙倒庙,毁了菩萨。菩萨金刚不坏之体,在椽瓦轰然塌下之际倒也并无损坏。其中就有一位娃娃军把绳索套住了菩萨的颈脖,五六个少年拉住绳头一声叫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将菩萨放倒在地。这时,文公菩萨显灵了!从肚子里冒出一群毒蜂,团团围住那娃娃不放,直叮得他鼻青脸肿半死不活;别的娃娃也丧魂落魄,一个个抱头鼠窜,落荒而逃。此情此景都让德寿公看在眼里。可惜的是双龙村人大多数寿命不高,无缘亲



历目睹这番景象,实为平生憾事。不过大家站在那块废墟上,听德寿公讲得活灵活现,一个个也心满意足了。

按说德寿公这也是警世危言了。只是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不谙世事,不知从哪里听说菩萨肚子里藏了金银宝贝,就有几个人在夜里趁着月色,去废庙里捣鼓了一番。他们发现菩萨后心早被人挖了一个大洞。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孙老义家那个浑不学好的小儿子孙子成捷足先登。不过最后查明,他其实也没有掏出什么金呀银的,只有一些死蜈蚣、焦海马和红香袋、纸钱一类的东西,不免让人败兴。

德寿公说,文公菩萨是清官。

待到文公菩萨又一次显灵,时间已到了一九七九年。这个时候,纷纷扰扰的世道渐渐变得安定。躲到天上去了的菩萨们,看到人间太平无事,景象繁荣,大约又凡心骚动。某日傍晚,正值高秋,清风送爽。双龙生产队丰收之余,卖完粮食,作了分配后,便留下些钱买肉买鱼让全村老少聚餐一回。“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古人的诗意实在很不错。孙德寿老人年事已高,早就不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了,但是他德高望重,加上又有四个儿子:孙子龙、孙子虎、孙子彪、孙子豹,人称孙家四虎,拳头骨子硬,威势得很。每次生产队劳动力聚餐,自然都要请他。这一晚他喝醉了酒,却高低不让人扶着,摇摇晃晃一径地往村外走,走到大樟树底下,手舞足蹈起来。他说自己就是文公菩萨,要村里的人为他重塑金身——原来菩萨是借德寿公的肉胎凡体显灵来了。

于是双龙村人重修了文公庙,重新雕塑了菩萨金身。

新修的文公庙规模照旧,算不上辉煌,只是门前的两根红柱子上,描了一副对联,略具新意。德寿公不通文墨,对同村别的人又不放心,于是不辞辛劳,奔走五十里,请了一位老秀才拟了八个正楷大字,“风调雨顺,国富民强”,字体饱满,笔力遒劲。刚要拓印上去,却有人提出异议,说国家富不富与文公菩萨何干?后来还是借用了外地庙宇里的一副旧对联:左面是“调三江雨水”;右面是“保一境生灵”。可是对联刚刚描了上去,却又遭到非议,说这不伦不类。不提防有人就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这文公菩萨倒像个东海龙王了!”这话开罪了德寿公,查出来又是孙子成说的。人们想想也是:管他什么菩萨呢,只求能保境安民就行了!至于雕塑菩萨的工作,是在孙氏宗祠后进里面的走马楼上秘密进行的。原因有

两个,第一是不能让公社的人知道了。当时在清官溪对岸那边,全公社正在兴师动众大搞园田化工程,数千人马上阵,公社书记关上武亲自指挥。双龙村人自知惹不起公社,对关书记更是心生畏惧。他们当然有自知之明,雕塑菩萨是犯政策的事,要是被公社抓住了当典型,那还了得?第二是雕塑菩萨本身就是一件神秘而令人敬畏的事情。如德寿公、孙老义那样的老人,都要恭敬有加,就更不能让别人有所亵渎了。因此师傅匠人吃睡都在祠堂里面,白天由孙老义送饭,晚上孙德寿就用一把特号的将军锁,把大门严严地锁将起来。可问题是人们的嘴巴哪里封锁得住?很快就有消息传出来,说文公菩萨红脸膛,三绺长须,着盔甲,像是关公大帝。那个瘟头瘟脑的孙大牛竟然批评雕塑菩萨的匠人一窍不通。说文天祥本是文官,又不是武将;虽然带过兵,可根本不懂打仗……年轻人如何能够妄论神灵?孙大牛的行为闹得双龙村人心震怒,差一点没有把他绑在大樟树上活剥了皮。

这件事情似乎应该彻底查清一下。因为孙大牛瘟头瘟脑,初中毕业也是老师白送他的,懂得什么文官武将带兵打仗呀?一定是背后有人拿他当枪使了。不过不必查了,因为德寿公他们心中有数。

德寿公说的有数,自然是指孙老义的儿子孙子成。他晓得,孙子成和孙大牛是一只灯盏里面的两只耗子。一查孙大牛,就一定能牵出后面的孙子成来。然而孙德寿是一个识大体的人。他不能在塑菩萨、立风俗这样的重要时刻,因为孙子成而伤了另外一个人的面子,那个人就是孙子成的父亲孙老义。在双龙村的族众之中,孙老义是一位正人君子,是孙德寿的左膀右臂哪!更重要的是,万一事情闹大了,捅到公社去了,后果不堪设想。关书记若是从园田化工地调来一千人马,岂不是会把文公庙一时三刻夷为平地?

只是孙老义的这个儿子也太不成器了!

有一晚天昏沉沉的,孙德寿和孙老义提着一盏马灯到孙氏宗祠去。上了阶石,灯光照上去,孙老义微微“噫”了一声。原来门上的那把大铁锁开着,平日里他们总是把匠人锁在里面的,夜晚就更不会开启了。

孙老义自言自语:“或许是我们忘锁了。”

沉重的推门声,灯光在巨大的祠堂里游动着,又从一个侧门进去,可以隐约看见那些堆放着的木料、杂物和雕刻工具。



忽然听得孙德寿喝道：“大牛，你给我站住！”

“德寿公，你好眼力。”黑暗中是一个年轻人发出的声音。

孙德寿将手里的马灯举过去，照出了两个人，一个是孙大牛，还有一个就是孙子成。

孙德寿说：“子成侄子，你是个读书人，怎么也不懂规矩？”

“德寿公，假使我不读书，就懂规矩了么？”答话的人有点反唇相讥的意味。

孙老义骂儿子：“你这个现世宝，还不给我滚！”

孙大牛说：“雕文公菩萨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就许你们看，却不许我们看？”

“谁不让你们看了？等到把菩萨雕塑好了，做了开光典礼，将文公菩萨请进庙里，你们喜欢怎么看就怎么看。”孙德寿说得义正词严。

要说孙子成和孙大牛的行为冲撞了菩萨，是一种大不敬，碍着孙老义的面子，孙德寿没有申斥什么。待到两个年轻人出了祠堂，孙德寿才沉沉地说了一句：老义，你生的好崽啊！孙老义艰难地说，这个孽子！他们担心两个年轻人还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很是仔细地在里面检查了一遍。还好，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孙德寿似乎想起了什么，叹了口气，问孙老义，你是读过老书的人，《三国》里面诸葛亮点长明灯的事，还记得吗？孙老义心里一哆嗦。他怎么会不知道？孔明点灯，本来可以求得长寿，可是被魏延撞上了，熄灭了那一线光明。他猜德寿公话里的意思，是不是儿子脑后也长了反骨？这是孙老义不能同意的。他一家祖祖辈辈，可是世代忠良！但是他没有说什么，恐怕脸色非常难看。

孙德寿问：“还有几多户人家没有交齐钱？”

孙老义回答：“老健、富寿……恐怕总有七八家吧，那要拿账本出来看了才清楚。”

修庙雕菩萨，生产队集体只是砍了一棵樟树做材料，重修庙宇以及雕塑师傅的工匠钱和以后菩萨开光典礼的钱，都要分派到各家各户凑上来。孙老义是管账的，他那里有底细。

孙德寿说：“族长公交了没有？”

孙老义说：“交了，是他儿子代交的。”

孙德寿说：“这个花子，他倒有钱！”

被称做“族长公”的人，名字叫孙翼然。“花子”是他的大儿子，叫孙

行礼。他家和孙德寿家有一点纠葛。孙翼然的父亲孙麒麟是工商业主兼地主。土改的时候,孙德寿当农会副主任,分得了他家的大瓦房。孙翼然的瞎眼母亲,因为交地财的事,上吊死了,有人又传说是孙德寿逼死的。

孙德寿对孙老义有几分敬重。孙老义小时候拜过先生,读过老书,四书五经、百家姓、昔时贤文……这些都让孙德寿肃然起敬。但是孙老义的儿子却不争气。大儿子孙子业十五六岁上就失踪了,据说和柳家湾村里一个有夫之妇相好,双双跳清官溪上游的乌龙潭自杀了。小儿子就是刚才那位孙子成。双龙村人称他是一匹野狼。野狼,就是成天在外面游荡不归屋的意思。他高中毕业回到双龙村,不好好种地,村子里惯常看不到他的影子,有时候他又回来了,好像看中了谁家的鸡鸭鹅……倒不是他偷过人家的什么东西,只是他怎么也不像要走正路的人。这两年传说他要当和尚去了,双龙村人巴不得他去了省心。平日里大家都晓得这个年轻人傲气,我行我素,老子天下第一,也不大敢惹他。可是他也太没德行了,竟然还公开勾引同村张寡妇的女儿张霞芳!有一天,喜欢夜间出去捉蛇的花子孙行礼,亲眼看见孙子成在乌龙潭洗澡。那乌龙潭水深不见底,夜色下一片青幽幽的。他在里面游泳,就像一条露出脊背的鱼。但是花子看得真了,水边的石头上坐着一个女人,裸露着两个白生生的腿肚子,在月光底下亮光光的。那不是张寡妇的闺女张霞芳吗?他们是不是躲在这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谈情说爱来了?这不能不引起村里人的警觉,因为事关风化。按照双龙村自古以来的规矩,同村男女不能谈情,不能结婚,何况张寡妇在村里的名声太臭,而她那个女儿又长得如花似玉,就更招人冷笑。莫非这两个男女吃了豹子胆了?

如此看来,别看双龙村地处偏僻,却不折不扣地承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伦理。

不过也不尽然。双龙村人其实也粗俗得很。这里面又有着他们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前面提到的那个清官溪,是双龙村人的一处热闹场所,也是一个粗俗的地方。炎炎夏天,除了五六十岁的老人,男男女女都在溪中洗澡。即便是光天化日,也不时看到男人脱光裤子在溪水里扑腾,那晒得乌黑而并不光亮的身子,灰白的屁股板,还有肚皮上那乌白白的一丛,没廉没耻地展露出来。女人看到了也不避嫌,开工的时候就听到那些淌着奶水



的女人们在议论某家的男人家伙如何如何……到了夜晚,以青石码头为界,上游的石板桥下面是男人洗澡的地方,下游的柳树湾里是女人洗澡的地方(这又是双龙村自古以来的规矩,不能让女人的洗澡水弄脏了洗菜挑水的码头)。男人赤膊打浪泼水,女人撑开衣服往里面擦身;男人大声喧哗时断时续,女人嘀嘀咕咕绵延不断……忽一日,下游的女人堆里发出喧闹的声音,那是被村里人称做“漂亮乌鸦”的姑娘孙巧凤在挑起事端。她没来由地说什么这样缩在水里窸窸窣窣真不痛快,不如脱光衣服一丝不挂。你们敢不敢亮出奶子站起来呀?你敢不敢?敢!你敢不敢?敢!那我发口令了!她叫喊:白毛女李铁梅阿庆嫂红色娘子军,大家都站出来亮相!一、二、三——孙巧凤刷地站起来,蹦起两只钟罩一样的奶子。旁边几个大胆的姑娘也站起来了,几个没生孩子的新媳妇也嘻嘻哈哈地站起来,几个年纪大的女人吓得躲开了,只有张霞芳不肯跟她们一起起哄。孙巧凤带着姑娘们往张霞芳头上泼水。你站不站起来?你站不站起来?水波把张霞芳憋得没处躲藏,她只得站起来喘气,却被别的姑娘掀开了衣裳。

这个“漂亮乌鸦”,是孙德寿的“公主”。后来村子里的人明白了,大胆荒唐的孙巧凤此番弄成的恶作剧,原本是冲着张霞芳来的。她和张霞芳是村里两个长得最漂亮的姑娘,而张霞芳比她文化高,这就难免使她在张霞芳面前多了一份竞争之心。现在人们倒想看看,这两个姑娘到底要嫁什么样的男人?谁会想到张霞芳正在暗恋着同村人孙子成呢?无怪孙德寿要别具深意地警告孙老义了。



第二章

当官要为民做主

清官溪对面，有一大片平川地，眼下正在大搞园田化。所谓园田化，就是把大面积水田的坡坡凹凹平了的意思，大约还有别的什么意思吧，不过那里的数千民工和基层干部并不清楚。按照现时的提法，叫做形象工程。新开的一条机耕道很宽阔，可以并行两部丰收-27型拖拉机。旁边竖了两行大标语牌：农业学大寨大战园田化；苦战一冬春实现万亩吨粮田。遥遥望去，很是壮观。

清晨的田野，流散着薄薄的雾气。一辆手扶拖拉机在机耕道上“突突”地行驶，机手是孙大牛，车斗上则坐着公社武装部副部长黄天高，旁边堆放着红红绿绿的大旗子。只见拖拉机一路走走停停，黄天高便一路下车把旗子插在机耕道两旁的渠道岸上。

孙大牛问：“黄部长，大清早插这么多旗子干什么？”

黄天高说：“摆场子么！今天新上任的杨书记要来园田化工地检查，关书记就说要拿出一点气势给杨书记看看。”

“关书记不是书记么，怎么又来了一个杨书记？”

“关书记是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现在来的是正书记。”

“那关书记这一把手的交椅让人家抢走了，不憋着一肚子气呀？”

黄天高说：“人家杨书记是老资格，以前就是县里的领导，现在当个公社党委书记，政策都没有落实呢！”

插完旗子，拖拉机开上一面平缓的山坡。坡上长着稀疏的松树林，坡下散落着篾笪子搭起的瓦棚和低矮的稻草棚。那是园田化工程在野



外的工棚。其中有一个军用雨布搭成的帐篷显得与众不同,外面挂着一块字牌:锁龙公社园田化工程指挥部。手扶拖拉机还没有熄火,黄天高从车上跳下来,一面喊着关书记,关书记!

他掀起一面篷布,和里面出来的关上武撞个满怀。关上武披着军棉大衣。

黄天高行了个军礼:“报告首长,任务已经完成。下面请示一下,还要不要找上几个人,去路上把杨书记接过来?”

关上武沉吟片刻,才说:“行,你叫几个干部去。”

黄天高正要上拖拉机,却被关上武叫住了。

“我也同你们一起去。”

黄天高有些诧异。他低声地问道:“关书记,我就搞不懂县里怎么把杨书记派到我们公社来了?”

关上武说:“你没听人家说?‘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复位,小兵回营。’”

今天关上武的心情不好,他处于一种英雄失落之中。

要说清官溪园田化工程,那是关上武的精心之作。他出身军人,喜欢在战场上厮杀,都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他也有过三军统帅将军梦。现在他指挥着几千军马,超过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大战园田化实在也像一个战场,彩旗猎猎,尘土飞扬。你想象一下前面那两条标语口号吧!关上武说,这是锁龙公社两万人民的雄伟誓言。

关上武具有军人的审美观念。他所处的帐篷自然是司令部,指挥部的附属机构,如工程组、宣传组、后勤组、安全保卫组、政策兑现组(简称政兑组)等,分散在四周,形成对司令部的拱卫。他的帐篷中间摆了一个大沙盘,这是关上武模拟的指挥现场。正面和左右两侧的布幔上张挂着锁龙公社园田化建设远景规划和清官溪会战工程示意图。从示意图上标示出来的是一个金线吊葫芦的阵势。局限于丘陵地区的不利地形,万亩园田化工程不能尽如人意,只好分布在三个战场,形状犹如一只大葫芦,用一条机耕道象征性地连贯起来。指挥部设立的地点在葫芦的底部,周围大约三五百亩,是园田化的主战场。图上标示明白:水田划成方格田,每格四亩大小,小丘并成大丘,按人造小平原布局;中间一条机耕道,从机耕道分枝开去是板车道、人行道、田埂路;道路两侧是排灌水系,

干、支、斗、农、毛，大大小小的渠沟。在完成这一步以后，就在道路旁栽上白杨、池杉，使得整个园田化工程，山、水、田、林、路的治理，具有综合性、立体性、科学性，变成一幅宏伟壮丽的乡村美好图景。如果用关上武的话来概括，就是灌溉自流化，耕作机械化，农村电气化，不搞革命化，一化也难化。

好，这就是关上武的军事化战略和军事化行动。

可是关上武的坏心情还是得不到排遣。

原因出在新来的公社书记上面。关上武并不是说杨思超不能当党委书记。论级别杨思超下来之前是县水利局副局长，与关上武平级，又是老资格的当权派。不是有一种说法“老帅复位，小兵回营”么？“文革”前杨思超就是县委宣传部部长，是县委常委，比关上武的官大得多。你关上武有什么想不通的？然而问题在于关上武原本在锁龙公社主持全面工作，虽说挂副书记的衔头，却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加上工作的魄力众所周知，清官溪园田化工程就是明证，杨思超这么一来，不是鸠占鹊巢吗？县委的安排是什么意思？关上武能想通吗？

尤其，关上武在杨思超面前还不能不有所顾忌。

杨思超曾经是关上武的老上级，而且有恩于他。杨思超在担任区委书记的时候，把关上武选送到部队里面去锻炼，那时关上武才十七岁。关上武从部队转业回来当了公社武装干事，不久又当了公社武装部部长。但他后来发现，他和杨思超不是一个思想体系的人。

“杨思超这个人老奸巨猾。”关上武心下暗想。

刚刚上任的杨思超说今天要到园田化工地上来。关上武辛辛苦苦开创的局面，栽了桃树林，他想来摘桃子吗？

清官溪石板桥头，欢迎的人来了不少，大多是赶来看热闹的民工和双龙村里的孩子。黄天高高举着手鼓掌，一片掌声和“欢迎杨书记”的声音。杨思超表现得有些不以为然，这原在关上武的意料之中。

“上武，你怎么搞得这样兴师动众？”

关上武说：“老上级初来上任，又是第一次上工地，我哪里敢怠慢？”

人们簇拥着杨书记在机耕道上走。五颜六色的彩旗迎风招展，煞是好看。进了帐篷，依着大沙盘，关上武开始介绍园田化的基本情况，但是他心里觉着别扭，说着说着怎么就像汇报工作似的，透着底气不足。他



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加重了语气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我们就是要在清官溪这片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流血流汗,在所不惜。接着他调整了一下激动的情绪,变得婉转了一些。他说我要在这一带,创造出一个奇迹来!

他的嘴角甚至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

在场的人们发出了赞叹之声。杨思超却默然不语,突然问道:“上武,你觉得搞园田化是为了创造一个奇迹吗?”

关上武哈哈大笑,说:“这不过是一个比喻嘛,还不是为了农业学大寨!”

杨思超又问:“搞园田化是为了农业学大寨吗?”

“你说为了什么?”关上武倒奇怪了。

杨思超问大家:“你们说呢?”

没有人回答。

杨思超也没有回答。

然而经杨思超这么一问,人们又产生了许多模糊的想法。在学大寨这个总目标下面,搞园田化是为了改善灌溉条件,为了增加耕地面积,为了有利于机械化生产……人们也许还想象到场面是多么壮观,格局是多么严整,远景是多么美好……唯一没有细想的就是究竟有多少科学价值,能增加多少产量。也许在报告材料中,有过平均亩产增加几百斤的推算吧,那真是一个奇迹,但是与实际情况毫不相干。

杨思超此刻不是自在之身,他不能给园田化工作泼冷水。

他们到工地上去参观。山野的风,透着初冬的寒意。禾菀还没有翻转过来,草色衰黄,田地里显得粗犷而又苍凉。民工们分散开来,有的在开沟铺路,有的在挖坡填洼,有的在堆土造田……他们想象过自己正在描绘一幅人工胜自然的画图吗?

随着机耕道的延伸,关上武一路指点着介绍着,那里是人工小平原,那里是水平梯田,灌溉渠道,排水渠系,机耕运输系统,林网系统……人们有理由相信,这里进行的是一场改天换地的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田间原有的排灌系统都填挖了,曲曲弯弯的田埂被铲除,零散荒凉的坟地丘冈被搬开,田块小丘并成大丘,杂乱无章的田野变得井然有序,给人一种新鲜开阔的感受。如果展开想象的翅膀,在一个金色的秋天里,驾驶

着满载的拖拉机,在白杨树的林荫里奔驰,不禁令人产生一种想要放声歌唱的心情。

这时,工地上的大喇叭传出了歌声: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革命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

这首《歌唱祖国》杨思超太熟悉了,那歌声里面寄托过他的许多向往……但是今天他听起来却没有了当年的激动。歌词历经沧桑也发生了改动,不见了“胜利”和“亲爱”,迎来了“革命”和“社会主义”……杨思超无法衔接生活的跳跃。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有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做梦也想着改天换地,只争朝夕……然而这革命的诗一般的情结,是现实必然和科学的选择吗?

原来广播喇叭的歌声,也是工间休息的信号。此时广播喇叭也不失时机地播放着工地先进人物的事迹……这时,有一个男子往机耕道上走过来,渐渐地近了,站住,手里舞动着什么。

杨思超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他明白,机耕道是一个中心地点,前面站着的人是在示众。杨思超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是一个粗大的男人,肮脏杂乱的胡须使人看不清他的面目,往前突出翻起的嘴唇,褐色粗糙的皮肤,双手如箕,关节特别粗大,犹如一只巨大的猩猩。他的颈脖上挂了一块硬纸牌,上面有字:屡教不改,消极对抗园田化建设。底下是姓名:孙老健。

他的手里执着一面铜锣和一支锣槌。

铛、铛、铛……

杨思超走过去。姓名是不用问了,那牌子上写得明白。

“你是哪个生产队的?”

对方没有抬头,也不回答。

“你为什么对抗园田化?”

那人用双手蒙住脸,身子微微发抖,看来他害怕了。